

潮汕文化叢談

馬風著



新加坡潮州八邑會館叢刊之五

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丛刊之五

潮汕文化叢談

馬風著

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文教委员会出版组出版

封面题签：杨伟群

封面摄影：谢国华

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丛刊之五

书名：潮汕文化丛谈

著者：马风

出版：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

文教委员会出版组

新加坡邮区〇九二三

登路九十七号潮州大厦

印务：七洋出版社

初版：一九九〇年四月

定价：新币五元

版权所有

国际统一书号：ISBN 981-3094-14-1

国际统一书号：ISBN 981-3094-14-1

定价：新币五元

序

· 杨伟群 ·

人类从长期生活实践中创造文化，不同的生存方式和社会结构，不同的地理环境与发展规律，遂形成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质。透视广大的生活层面，包括衣食住行等具体表现，以探索一个民族的文化特质，正是民俗专家着手的研究工作。

潮汕文化源远流长，跟中原文化一脉相承。近年从贝丘、山岗、台地遗址及古窑群、墓葬群出土文物的考古发现中，证实潮汕地区早在文献记载以前，已具有中原文化特征。秦统一百越后及历朝兵荒马乱年代大量北人的南徙，固然造成此旧说所指“南蛮烟瘴地”相对地繁盛起来，而自唐始名儒重臣之相继莅潮，对当地文教事业、经济发展均作出贡献，也使潮汕出现“科名鼎盛，鹿宴常设”的蓬勃景象，一时人文荟萃，名贤辈出，被誉为“海滨邹鲁”。在中原文化逐渐融入当地社会后，地方色彩浓厚的潮汕文化终于潜移默化中脱颖而出，其衍变过程自不免迂回曲折，如潮剧之“正字母生白字仔”，即为最佳实例。本书详细地评介潮汕民间流行的歌谣、歌册，表演艺术及饮食与风俗习惯，不仅勾勒出整个潮汕文化的独特面貌，同时，也给海外潮人重温了多姿多采的传统文化。

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丛刊

- | | |
|---------|--------|
| ①潮乐三弦指法 | 陈启汉编 |
| ②声乐原理 | 田鸣恩著 |
| ③潮州歌谣选 | 马风、洪潮编 |
| ④潮剧字韵 | 洪潮编著 |
| ⑤潮汕文化丛谈 | 马风著 |

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丛书

① 油漆未干

三幕喜剧·赵如琳译

② 长哭当歌

短篇小说集·林康著

③ 她来自东

散文小说集·石君著

④ 感觉的下一站

散文集·戴畏夫著

⑤ 两个大两的世界

游记·慧如著

⑥ 生命的神话

散文集·卡夫著

⑦ 黑牌坊

长篇小说·范北羚著

⑧ 劳达剧作

戏剧创作及随笔·韩劳达著

⑨ 诗词合辑

古典诗词创作集·马宗芎等

⑩ 井生阁谜话

灯谜趣谈·贺天著

⑪ 年岁的齿痕

短篇小说集·南子著

⑫ 蒲公英的孩子们

散文集·君绍著

⑪ 僧庐下听雨

散文集·黄叔麟著

⑭ 浊流

长篇小说·流军著

⑫ 浪淘沙

散文集·曾希邦著

⑯ 水言珠语

散文集·谢清著

⑯ 舞台二卷

表演艺术评介·华之风著

⑱ 迈向多元化戏剧

第二届华语戏剧营专辑

⑫ 壁虎之恋

散文集·郭永秀著

⑳ 长堤两岸

散文集·丘文华著

目 录

序.....	杨伟群
前 言.....	1
潮州歌谣漫记.....	3
“无可奈何炊甜粿”.....	48
潮州歌册.....	62
多姿多采的潮汕民间表演艺术.....	76
潮汕的饮食.....	92
功夫茶.....	111
潮汕年节风俗异趣.....	124

前言

年来，连续写了一些关于潮汕民间文学、民间艺术和民俗三个方面的资料性文章，意望从“民间”方面对于很有特色的潮汕文化作些评介，其中也有些粗浅的探讨，希望能得到专家和同好者的批评、帮助；也希望能引起对潮汕文化的广泛探讨，促进潮汕文化的发展。

潮籍、香港大学校长黄丽松博士于1981年第一届潮团联谊会上所作《海外华人》的专题演讲中，有一段话这样说：“海外华侨社会的另一特点是他们十分重视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并尽力加以保存。有时中国本土由于政治转变，异族入侵，内部动乱或只是由于时移世易，部分固有的文化传统也随着改变；但海外华人却仍保留着这些传统。因此，在中国有些久已遭受淘汰的古老习俗，至今仍在海外华人社会中保存下来，东南亚城市马六甲所保存的传统，就是一个好例子。”他在谈到汕头大学时又说，汕头大学“还会成为潮州文化传统的研究中心，帮助当地居民启迪心智，实践理想，加速该地区物质和精神的进步。”黄丽松博士的这段话，对于我们搞民族的地方的文化（包括海外华人文化）是有启发作用的。

潮汕地方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很有特色，十分丰富和多样；但对它的研究很不充分。五六十年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地方文化人士对潮剧、潮汕方言、潮剧音乐等方面，虽然做了一些资料积累和研究的工作，但还难以称得上是充分和深刻的。其他方面就更谈不上了。于是我想在一些方面，主要是民间文学、民间艺术和民俗三个方面，做些资料的收集和评介的工作。这里所写的就是评介工作的一部分，十分粗浅，意在抛砖引玉。将着手写的还有潮汕民间故事、潮汕的“神”、潮汕人的居住习惯和民房建筑、潮汕礼俗等。希望有更多的朋友从多个领域来作潮汕文化的研究，发扬优良的文化传统，发展新的文化建设。

一九八五年“五、一”前夕

潮州歌谣漫记

一、畚歌？邪歌？……

——畚歌畚嘻嘻，我有畚歌一簸箕，一千八百哩来斗，一百八十勿磨（近）边。

畚歌畚嘻嘻，我有畚歌一米筛，一千八百哩来斗，一百八十勿磨（近）来。

潮州歌谣，民间一直叫畚歌、畚歌仔或歌仔。有人说，潮州地域的土著先民是畚族和蛋家；畚族居山，蛋族居水，后来中原人移入潮州，反客为主，汉人吸收和融化了畚族文化，歌谣是其中的一项，所以所唱歌谣便叫畚歌。这种说法和相类似的说法很普遍。如有人举例说：“菊仔花，摘一支，细妹攞饭到田边……”这首歌谣是畚族的“传统畚歌”。而水仙花、茉莉枝，细妹攞饭到田边……”。这首（只有开头起兴这六个字不同）是汉人“改动”畚歌的。因为“畚民生活在山区，故以菊仔花起兴，汉人生活在平原，故以水仙起兴”。上面的说法和例证，是可以讨论的。

据史料的介绍，粤东以至闽南一带，春秋以前的先民是所谓百越（粤）人或越人，也即所谓獺、蛮、南蛮；蛋家、俚（黎）、瑶都是百越的一支，而畲是瑶的一支。总之，这些，今天被我们称为少数民族的，当时是这一带（包括潮汕）地方的主人。一直到秦始皇派任嚣、屠睢、赵佗等部将遣戍越地，汉族军需及其家属大批进入岭南，“留家揭岭”，再历经汉、晋、隋、唐、宋，更多中原汉人进入岭南、八闽之地，这一带仍有大量畲、瑶聚族而居，并与汉族人逐步融化。但至今仍然有畲、蛋民族的单独存在。他们的语言、文化、风俗，虽然受到汉族的影响，有的完全汉化，但仍有一些保存着他们本民族的部分特征。我省目前“畲族的语言属汉藏语音，基本上接近汉语的客家方言，是一种超地域而又具有一定特点的客家话。广东潮州凤凰山的畲族，使用当地汉语的客家方言，其中也掺杂着不少潮州方言。以语音、语法和词汇作比较，它同福建、浙江畲族所说的客家话相似，但在博罗、增城、惠东、海丰等县的畲族语言，则被称为‘山瑶话’，接近于苗瑶语族苗语支方言。畲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一向通用汉文”。“畲族有丰富的民间口头文学。唱山歌是畲族人民喜爱的一种文化活动，不但在多种节日和喜庆场合中唱，即使在日常生产生活中，也常有对唱，内容丰富多采，生动活泼。尤其是有关本民族的来源和迁徙经过的历史传统的山歌，更是人人会唱。除了独唱和对唱外，尚有二声部重唱，畲俗称‘双条落’，即由一个歌手领唱两个字或四个字，另一个歌手便接着唱下去。解放前，畲族人民以

歌唱控诉旧社会的罪恶，歌颂人民的反抗斗争，追述祖先创业的事迹；此外，还有歌颂劳动、描写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以及取材于汉族的民间故事传说而改编的山歌”。（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广东少数民族·畲族》）

根据这个记载，现在畲族歌谣，基本是客家山歌。叙述他们祖宗传说的叙事长诗《高皇歌》是七字歌，一唱到底，也不象弹词改编过来的潮州歌册。从现在畲族歌谣的情况看，还难论证它与潮州歌谣的关系，倒是畲出它融化了来自中原的客家山歌而成畲歌。

古之畲歌是怎么样的，现在还难弄清楚，就很难谈它跟潮州歌谣的关系。

这里提供一些关于潮州歌谣的历史记载，以便进一步的研究。

（一）屈大均《广东新语》在记载潮州风俗时说：“农者每春时，妇子以数十计，往田插秧，一老挝大鼓，鼓声一通，群歌竞作，弥日不绝。”

（二）吴颖《潮州风俗考》（清顺治《潮州府志》编者）载：“正月十三日，有善歌者自为侪伍，妆演古人陈迹，迎神街巷，琼箫画鼓，象板银笙，近奏于灯月光辉之下，谓之游春。”“农者春时数十辈，插秧田中，命一人挝鼓，每鼓一巡，群歌竞作，连日不绝，名曰秧歌。”

（三）清嘉庆《澄海县志》（李志）：“当春农时，夫男子田插秧，妇子饷餉，挝鼓踏歌相劝慰，是为秧歌。今俗正月，鸣钲击鼓，演于灯月之下，又谓之闹元宵。一唱三叹，

无非儿女之词，情性之感也。然天机所触，衬以土音俚语，弥觉委曲婉转，信口所出，莫不有自然相叶之韵焉。千古风雅，不以僻处海湾而有间，斯固采风者所不废也。”

上述第一、二、三则记载时间在明末清初至清中叶，记的是民族文艺活动，是歌舞表演的形式。这三则所记，还难说是今日尚存的英歌舞。第三则记正月闹元宵“鸣钲击鼓演于灯月之下”，以及春插时“挝鼓踏歌相劝慰”的情况，则还有民歌演唱或民歌朗诵的迹象。不过，也没有说这就是“斗畚歌”。客家山歌则一直以“斗歌”为主，而潮歌能够显出“斗歌”情状的民俗，至现代能够看到的是“看新娘做‘四句’”还有些痕迹。潮俗正月看新娘或婚嫁时闹新娘房看新娘，不少地方有“做四句”（诗）的活动，这是文明的风俗。看新娘者要做出好“四句”，青娘婆（喜娘）才让新娘下扇给人看。许多后生家看新娘“兴过食炒面”，往往准备了许多歌谣才上门；有些人还跟青娘婆斗歌，这就造就了一些民间歌手。笔者于1982年9月曾在揭阳北洋居德居村拜访一位年青时的看新娘歌手杨岳佑（曾是《潮汕日报》的通讯员）他就有一肚看新娘的歌。而那些喜娘，则是当然的歌手。1983年10月，笔者专程到潮安古巷找现在还当喜娘的陈昌嫔（时70岁）记录些喜娘歌。她在当地是有名的。据她说她的师傅是著名的，解放前曾在潮州西湖搭台跟一班潮州“半坐秀”斗歌，斗的内容是一些即景诗有“潮州八景”和他娴熟的祝福祥瑞的“喜娘歌”。但是看新娘做“四句”，并没有人称为畚歌，一直到今仍叫做“四句”。

幼时在农村，自己所参加和看到的或在野处，或在村里，少男少女，成群念诵潮歌，多是你唱你的，我唱我的，看谁的阵大声高；也有借歌互相讽刺、和骂人的，如看到穿红着绿的姑娘在走亲戚路过眼前时就唱：“雅姿娘，嫁潮阳……”“八月节，日子好，家家婆娘变阿嫂。咀里哭，心里笑，脚仑（屁股）又坐大花轿”。看到算命卜卦的盲人就唱：“青盲青盲佬，无嫌真凄凉。欲嫌来乜事，欲嫌来参详（告量）”。……这种讽刺和骂人的歌谣是不少的。更多是闹着玩的，如男孩子们唱：“六月桃，四月李，当今婆娘镶金齿。金齿镶来雅，当今婆娘吸烟仔。烟仔吸来香，当今婆娘打辮髻。辮髻打来卜卜甩，当今婆娘攞呷必。呷必攞起梭呀梭，当今婆娘去落毛。落毛落一坐，当今婆娘穿裤坐”。女孩们就唱：“一班痴哥，想食鲜腥。父母唔顾，妻子受饿。马路坐车，色水好绝。”——这些都是借现成歌谣来唱的。这些笑笑闹闹的歌谣不算什么，如果唱些下流的就有惹成臭骂打架，甚至械斗。因此，封建社会就有人认为这是“邪歌”，加以禁唱。清《揭阳县志》风俗篇就记载明末有禁唱陈三五娘歌曲的事：“……尤可恨者，乡谈陈三一曲，伤风败俗，必淫荡亡检者为之。不知里巷市井何以翕然共好。崇禎间邑令陈鼎新首行严禁……。”

在此之前一百年的明嘉靖年间广东监察御史载瓊主持编撰的《广东通志》风俗时节部分《御史载瓊正风俗条约：十一》谓：“访得潮属多以乡音搬演戏文，梭男女淫心，故一夜而奔者不下数女。富家大族，恬不知耻，且又蓄养戏子，

致生他丑。此俗诚为鄙俚，伤化实甚。虽屡行禁约，而有司阻于权势，卒不能实行。今后凡蓄养戏子者，令逐出外居；其各乡搬演淫戏者，许多（疑为各字）邻里首官惩治，仍将戏子各问以应得罪名，外方者遣回原籍，本土者发令归农；其有妇女因此淫奔，事发到官，乃书其门曰：淫奔之家，则人所知畏，而薄俗或可少变矣！”

禁演陈三五娘戏文是这样的严厉“屡行”，民间流行相同的俚歌小曲，当然也被目为邪歌，均为禁止之列。

因为这些歌谣被认作淫邪之歌，汉人唱畲歌又难解释得通（汉人文化较高，带来了中原文化，其流行的歌谣，体裁与表现手法都是继承自国风以下中原民歌传统的；其生活内容也是表现汉族生活的）；畲与邪潮音相同，民间自觉不自觉地接受来自封建卫道者将民间歌谣诬为邪歌的说法，称自己唱的歌为邪歌。这是可能的。

畲歌（𪚩歌）一词最早见之于文字的，据现在所知的，是清乾隆吴颖编《潮州府志》和同时人、广东学使李调元（四川绵州人）《粤东笔记》第一卷“粤俗好歌”条，谓“…潮人以土音唱南北曲者，曰潮州戏。潮音似闽，多有声而无字，有一字而演为二三字，其歌清婉，闽广相半，中有一无其字，而独用声口相授，曹好之以为新调者，亦曰𪚩歌。”在这一则记述里，畲歌的格式未见说明。至于“中有一无其字，而独用声口相授，曹好之以为新调者。”才叫𪚩歌（畲歌），则说明这种“无字曲”才是畲歌。曹好之为什么称这种“无字曲”为新调，未明。按这则记述，畲歌是有调可唱的非汉